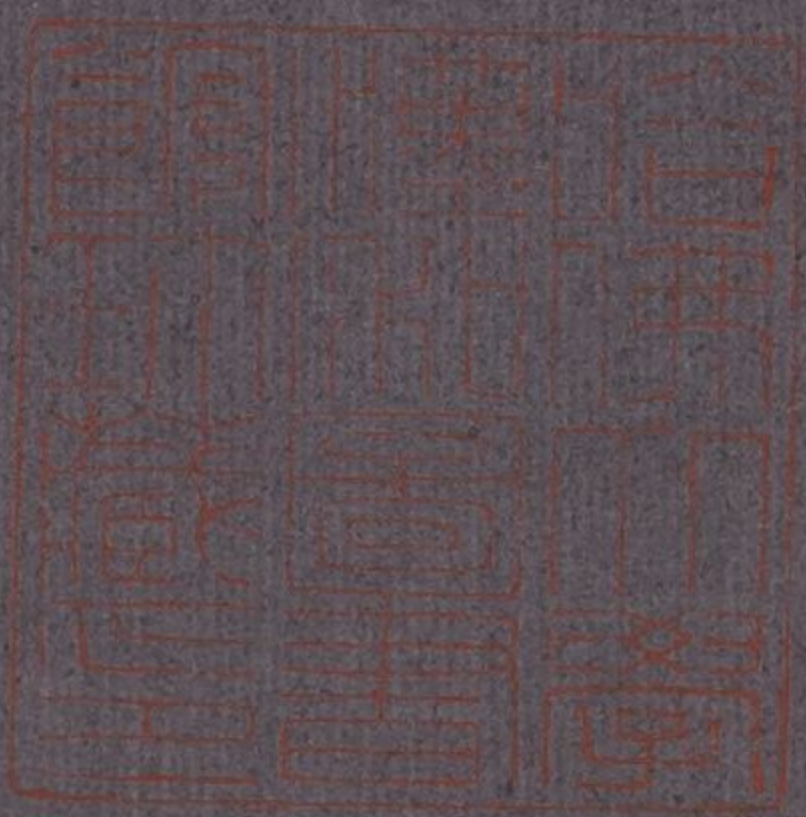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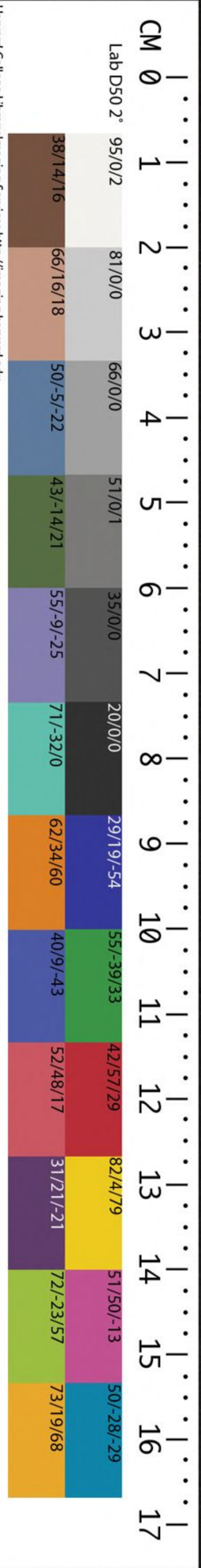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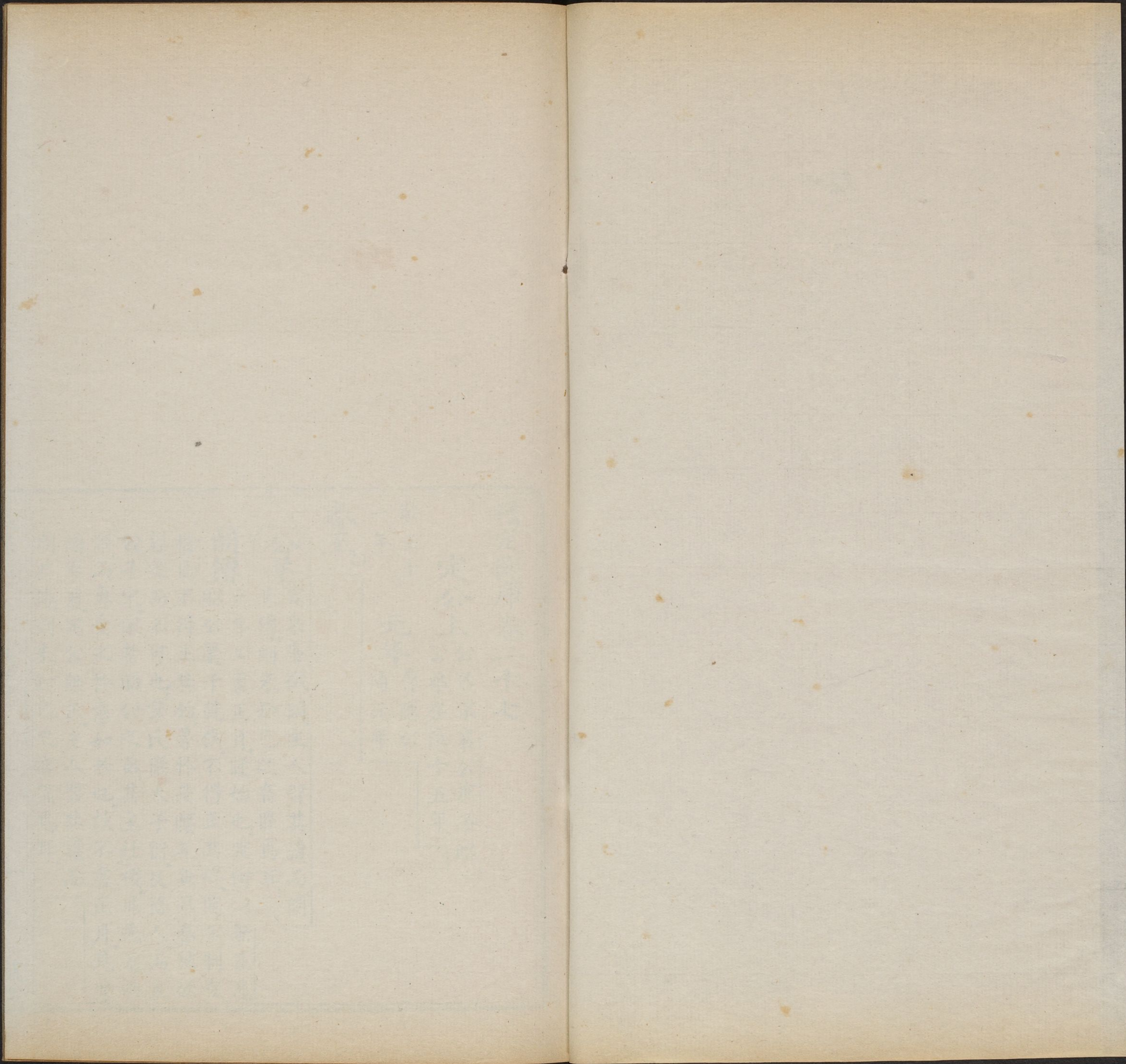
CHINESE-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T693/3240



~~13~~
///





增定衡庫卷二十七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定公上

公名宋襄公庶子昭
公弟在位十五年

敬王十

一年

元年

曹隱公
通元年

春王

公羊

定哀多微詞主人習其讀而問
其傳則未知已之有罪焉耳

胡傳

元年必書正月謹始也定何以無正月
昭公薨于乾侯不得正其終定公制在

權臣不得正其始魯於是曠年無君春秋欲
謹之而不可也季氏廢太子衍及務人而立

公子宋宋者昭公之弟其主社稷非先君所
命而專受之於意如者也故不書正月見魯

國無君定公無正主人習其讀而
問其傳則未知已之有罪焉耳

主人謂定公讀謂經傳
謂訓話言微詞難解

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大夫專執於是始

左傳 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將以城

成周魏獻子屬役於韓簡子遂卒于甯
孟懿子會城成周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鄭
吾役也薛寧曰宋為無道絕我小國于周以
我適楚故我常從宋晉文公為踐土之盟曰
凡我同盟各復舊職若從踐土若從宋亦唯
命仲幾曰踐土固然薛寧曰薛之皇祖奚仲
居薛以為夏車正奚仲遷于邳仲虺居薛以
為湯左相若復舊職將承王官何故以役諸
侯仲幾曰三代各異物薛焉得有舊為宋役
亦其職也士弥牟曰晉之從政者新子姑受
功歸吾視諸故府仲幾曰從子忘之山川鬼
神其忘諸乎士伯怒謂韓簡子曰薛徵於人
宋徵於鬼宋罪大矣且已無詞而抑我以神

誣我也啟寵納侮其此之謂矣必以仲幾為
戮乃執仲幾以歸三月歸諸京師城三旬而
畢乃歸諸
侯之戍

漢五行志宋仲幾無尊

天子之心而不衰城

衰音娑謂以

草覆城也

公羊 仲幾之罪何不衰城也其言于京師何
伯討也伯討曷稱人以貶不與大夫導

執也曷為不與
寔與而文不與

胡傳 諸侯會城成周宋仲幾不受功為是執
之則有罪矣書晉人執仲幾于京師貶

詞也以王事討有罪何貶乎按周官司隸掌
凡囚執人之事属于司寇凡諸侯之獄訟定
以邦典凡卿大夫之獄訟斷以邦法則大司
寇之職也不告諸司寇而執人於天子之側

故雖以王事討有罪猶貶。凡此類皆篡弑之萌。履霜之漸。執而書其地。謹之也。每謹于初而禍亂熄矣。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

左傳

叔孫成子送公之喪于乾侯。季孫曰：子家子亟言于我，未嘗不中吾志也。吾欲與之從政，子必止之。且聽命焉。子家子不見叔孫，易幾而哭。叔孫使告之曰：公衍公為，寔使群臣不得事君。若公子宋主社稷，則群臣之願也。凡從君出而可以入者，將唯子是聽。季孫願與子從政，使不敢以告。對曰：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羈弗敢知。若從君者，則貌而出者入可也。寇而出者行可也。若羈也，則君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也。羈將逃也。喪及壞墮，公子宋先入。從公者皆自壞墮反。

成子，媯之子，名不敢，幾期也。哭會也。不欲見，故朝夕哭臨，不與同會。○反，出奔也。

胡傳

昭公之薨，已越塋期，猶未得返。至于六月之戊辰，蓋遲速進退為意，如所制，不得專也。以周書顧命考之，成王之崩，在四月乙丑，宰臣太保即於是日，命仲桓、南宮毛、伊、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送王世子釗于南門之外，延入翼室，宅憂。為天下主，不待崇朝而後定也。今昭公喪至，在塋期之後，公子宋自壞墮先入，猶未得立，是知為意如所制，不得以時定，非謂正棺乎兩楹之間，故定之即位，不可不察也。夫即位大事也，宗嗣先定，則變故不生。蓋代君享國而主其祭，宜戚宜懼，一失機會，或萌窺伺之心。至于生變，則為不孝矣。古人所以貴於早定國家之本也。今昭公之薨，定公之即位，春秋詳書于策，為永鑒耳。

昭 釗音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左傳

季孫使役如闕公氏將溝焉。崇駕鵠曰：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旌也。縱子忍之，後必或耻之。乃止。季孫問於崇駕鵠曰：吾欲為君謚，使子孫知之。對曰：生不能事，死又惡之，以自信也。將焉用之？乃止。秋七月，葬昭公于墓道南。孔子之為司寇也，溝而合諸墓。公氏猶言公之墓定，溝絕其墓，不與先君同旌章也。○墓謂先君墓道之內。

九月大雩。

立煬宮。

左傳

昭公出故，季平子禱于煬宮。九月立煬宮。

胡傳

煬公伯禽之子，考公之弟。其曰立者，不宜立也。喪事即遠，有進而無退，宮廟即遠，有野而無立。

全萬氏煬公以弟繼兄，故季孫立之以掩其舍適嗣而立定公之非。

冬十月隕霜殺菽。

胡傳

菽舉重也。未可以殺而殺，舉重可殺而不殺，舉輕其象則刑罰不中之應。

敬五十二年

二年

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全何氏天子外闕兩觀，諸侯外闕一觀。孔氏雉門，公宮南門之中門，觀謂之闕，闕在門兩

旁中央闕然為道其上縣法象其狀巍然高大謂之象魏使人觀之謂之觀而觀也象魏也闕也一物而三名也

秋楚人伐吳借昭公十七年長岸傳

左傳 桐叛楚吳子使舒鳩氏誘楚人曰以師臨我我伐桐為我使之無忌秋楚囊瓦伐吳師于豫章吳人見舟于豫章而替師于巢冬十月吳軍楚師于豫章敗之遂圍巢克之獲楚公子繁

以師臨吳吳乃偽畏楚為伐其叛國欲使楚不疑吳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胡傳 書新作者訖僭王制而不能革也雉門象魏之門其外為庫門而臬門在庫門

之外其內為應門而路門在應門之內是天
子之五門也僖公常修泮宮復闕宮不書新
作南門則獨書者南非一門也必有不當為
者子家駒以設兩觀為僭天子是非諸侯之
制明矣夫撥亂反正者必本諸身身正者物
必正使定公遇災而惧革其僭禮三家陪臣
雖欲僭諸侯執國命其敢乎習舊而不知以
為非何以禁季氏之脅其主矣故特書新作

敬王十三年

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見後臬馳傳

二月辛卯邾子穿卒

左傳 邾子在門臺臨廷闈以餅水沃廷邾子望見之怒闈曰夷射姑旋焉命執之弗

得滋怒自投于牀廢于鑪炭遂卒莊公下急而好潔故及是旋小便也廢墮也○下蹠疾也

夏四月

秋葬邾莊公

冬仲孫何忌及邾子

隱盟于板

板公作板

左傳

修邾好也

全汪氏嘗以大夫而盟邾君素君臣之分也邾隱公父喪纒九月而出會盟薄父子之親也

敬王十四年

四年

是年春陳惠公吳卒曹隱公弒

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

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

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

晉楚兵交止此

左傳

蔡昭侯為兩佩與兩表以如楚獻一佩一表於昭王昭王服之以享蔡侯蔡侯亦服其一子常欲之弗與三年止之唐成公

如楚有兩肅爽馬子常欲之弗與亦三年止之唐人或相與謀竊馬而獻之子常子常歸唐侯蔡人聞之固請而獻佩於子常蔡侯歸及漢執玉而沈曰余所有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蔡侯如晉以其子元與其大夫之子為質焉而請伐楚三月劉文公令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晉荀寅求貨於蔡侯弗得言於范

獻子曰。國家方危。諸侯方貳。將以襲敵。不亦難乎。水潦方降。疾瘡方起。中山不服。弃盟取怨。無損于楚。而失中山。不如辭蔡侯。吾自方城以來。楚未可以得志。祇取勤焉。乃辭蔡侯。晉人假羽旄于鄭。明日。或

胡傳

按左氏傳書伐而經書侵楚者。楚為無道。憑陵諸夏。為一表一馬。拘唐蔡二君。三年而後遣。蔡侯既歸。請師于晉。人請命于周。大合諸侯。天子之元老在焉。若能暴明其罪。恭行天討。庶幾哉。王者之師。齊桓晉文之功。福矣。有首寅者。求貨於蔡侯。弗得。遂辭蔡人。晉由是失諸侯。無功而還。書曰。侵楚。陋之也。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

殺之。

胡傳

沈人不會于台陵。晉人使蔡伐之。書滅殺之。罪蔡侯也。奉詞致討。而覆其邦家。為敵所執。不死於位。皆不仁矣。所惡於前。無以先後。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蔡侯視楚。猶沈視蔡也。昭公拘于郢。三年而後反。非以國小而弱乎。沈雖不會。台陵未有大罪惡也。而恃強殺之。甚矣。能無公孫翻之及哉。宋以曹伯陽歸。蔡以沈子嘉歸。皆殺之也。而或書或不書。其不書者。賤而略之也。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臯鼬。

左傳

將會衛子行。敬子言於靈公曰。會同難善。乃使子魚。子魚辭曰。臣展回。体以率舊。職猶懼不給。而煩刑書。若又共二。微大罪也。且夫祝。社稷之常。謀也。社稷不動。祝不出。竟官之制也。君以軍行。後社。鼙鼓。祝奉以從。於是

乎出竟。若嘉好之事，君行師從，卿行旅從，臣無事焉。公曰：行也。及臯鼫，將長蔡于衛。衛侯使祝佗私于襄弘，曰：聞諸道路，不知信否。若聞蔡將先衛，信乎？襄弘曰：信。蔡叔，康叔之兄也。先衛不亦可乎？子魚曰：以先王觀之，則尚德也。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成王，以尹天下，於周為睦。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類醜，以法則。周公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皞之虛。分康井以大路，少帛，績菝，旃旌，大呂。殷民七族，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取于有闔之上，以共王職。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聃季授土，陶井，授民命。以康誥，而封于殷虛。皆啟以商政，疆以周索。分唐井以大路，密須之鼓，闕鞶，姑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命以唐誥，而封于夏虛。啟

以夏政，疆以戎索。三者皆叔也。而有令德，故昭之以分物。不然，文武成康之伯猶多，而不獲是分也。唯不尚年也。管蔡啟商，其間王室。王於是乎殺管井而蔡蔡井。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為已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其命書云：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遘王命也。若之何其使蔡先衛也。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為太宰，康井為司寇，聃季為司空，五井無官。豈尚年哉。曹文之昭也。晉武之穆也。曹為伯甸，非尚年也。今將尚之，是反先王也。晉文公為踐土之盟，衛成公不在，夷井其母弟也。猶先蔡，其載書云：王若曰：晉重，魯申，衛武。蔡甲午，藏。在周府，可覆視也。吾子欲復文武之略，而不正其德，將如之何。襄弘說告劉子與范獻子謀之。乃長衛侯于盟。

子魚，即佗。○以尹天下，尹，正也。○繁弱，大弓名。○類醜，衆也。陪，增也。敦，厚也。○少帛，

雜帛。績，茂。大赤之旗。績，音倩。○啟以商政，因其地也。索，法也。闕，鞞。甲名。姑洗，鍾名。○而蔡蔡，非蔡放也。音蔡。○胡蔡仲名。○伯甸，伯爵居甸服。

胡傳 定公之立，上不請於天王，下不告於方伯，而受國於季孫意如。故三年朝晉，至河而復。今會諸侯，求為此盟，書公及者，內為志也。台陵之會必序，不序十有八國之諸侯，則無以見侵楚之陋。臯鼫之盟，序與不序，非義所係，則以凡舉可矣。

杞伯成卒于會 成公作戊

六月葬陳惠公

許遷于容城

全王氏許四遷皆受楚令經悉以自遷為之蓋違言就利而願遷也然不能修德固圍而

遷徙無常亦何益乎

秋七月公至自會

全高氏晉以伐楚召諸侯而以會致者不成乎伐也

劉卷卒 卷音權

葬杞悼公

楚人圍蔡 見下柏舉傳

左傳楚為沈故圍蔡

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

全許氏討楚而不能討盟蔡而不能救唯中山是伐書卿與師著威勝不行于強暴而行

於寡弱也。

葬劉文公。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

舉楚師敗績楚囊瓦出奔鄭。

吳始書子書戰

左傳

伍員為吳行人以謀楚楚之殺卻宛也伯氏之族出伯州犂之孫孫為吳太宰

以謀楚楚自昭王即位無歲不有吳師蔡侯因之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為質于吳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舟于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左司馬戍謂子常曰子沿漢而與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阨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既謀而行武城黑謂子常曰吳用木也我用革也不可以也。不如速戰。史皇謂子常楚人

惡子而好司馬若司馬毀吳舟于淮塞城口而入是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不然不免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三戰子常知不可欲奔史皇曰安求其事難而逃之將何所入子必死之初罪必盡說十一月庚午二師陳于柏舉闔廬之弟夫槩王晨請於闔廬曰楚无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後大師繼之必克弗許夫槩王曰所謂臣義而行不待命者其此之謂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子常奔鄭史皇以其乘廣死

大隧等三地皆漢東之隘道○用用為兵也革不可持久○說音脫

公羊

伍子胥父誅乎楚挾弓而去楚以干闔廬闔廬曰士之甚勇之甚將為之興師而復仇于楚伍子胥復曰諸侯不為匹夫與師且臣聞之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義復父

之仇。臣不為也。於是止。蔡侯拘于楚。請師于吳。伍子胥曰：「蔡非有罪也。楚人為無道。君如有憂中國之心，則若時可矣。於是興師而救蔡。」曰：「事君猶事父也。此其為可以復仇。奈何？」曰：「父不受誅，子復仇可也。父受誅，子復仇，推刃之道也。復仇不除害，朋友相衛而不相迫，古之道也。」

父不受誅，受猶當也。○迫音峻。猶先也。不先相擊刺，以伸孝子之誠。

胡傳

吳何以稱子善伐楚，解蔡圍也。荆楚暴長，惡不俊，復興師而圍蔡。王法所當討而不赦也。吳能自卑，聽蔡侯之義，以達天子之命，興師救蔡，戰于柏舉，大敗楚師，成伯討之功善矣。晉主夏盟，中國所仰。若嘉穀之望雨也。有請于晉，如彼其難。吳國天下莫強焉。非諸侯所能以也。有請于吳，如此其易。故召陵之

會，大合諸侯，而書侵楚，栢舉之戰。蔡用吳師，特書曰以者，深罪晉人保利弃義，難于救蔡也。然則何以不言救乎？救大矣。闔廬子胥宰嚭，皆懷謀楚之心。蔡人往請，會遂其適，非有救災恤鄰，從簡書憂中國之實也。聖人道大德宏，樂與人為善，故因其從蔡，特進而書爵。囊瓦貪以敗國，又不能死，可賤甚矣。故記其出奔，特貶而稱人。春秋之情見矣。

庚辰吳入郢

左傳

吳從楚師，及清發，將擊之。夫槩王曰：「困獸猶聞况人乎？若知不免，不致死，必敗。我若使先濟者知免，後者慕之，幾有聞心矣。半濟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敗之。楚人為食，吳人反之，奔食而從之，敗諸雍澨。五戰及郢，已郊。楚子出，庚辰，吳入郢，以班處宮。子山處令尹之宮。夫槩王欲攻之，懼而去之。夫槩王入之，左司馬戍及息而還，敗吳師于雍澨，傷初

司馬臣闔廬故耻為禽焉。謂其臣曰：誰能免吾首？吳句卑曰：臣賤可乎？司馬曰：我寔失子，可哉！三戰皆傷，曰：吾不可用也。已，句卑布裳劉而裹之，藏其身，而以其首免。楚王奔鄭，鄭公聞辛，與其弟巢，以王奔隨。吳人從之，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寔盡之，天誘其衷，致罰于楚，而君又竄之，周室何罪？君若顧報周室，施及寡人，以獎天衷，君之惠也。楚子在公宮之北，吳人在其南，子期似王，逃王而已為王。曰：以我與之，王必免。隨人卜與之，不吉，乃辭。吳曰：以隨之辟小，而密迓于楚，楚寔存之，世有盟誓，至于今未改。若難而奔之，何事？君執事之患，不唯一人。若鳩楚竟，敢不聽命。吳人乃退。王割子期之心，以與隨人盟。初，伍員與申包胥友，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申包胥曰：勉之，子能復之，我必能興之。及昭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為封豕長蛇，以薦食上國，虐始于楚，寡君失守。

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國無厭，若鄰於君，疆場之患也。逮吳之未定，君其取分焉。若楚之遂亡，君之土也。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君。秦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下臣何敢即安。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為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

申包胥楚策
作楚冒勃蘇

無衣詩：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修我戈矛。

國策：申包胥如秦乞師，羸糧潛行，上崢山，踰深谿，蹶穿膝，暴七日，而薄秦王之朝，以乞師。秦王不可，申胥依于牆庭而哭，勺水不入口。七日，雀立不轉，瘖而殫悶，旄不知人。秦王聞而走之，冠帶不相及。左奉其首，右濡其口，乃蘇。

吳越春秋伍胥以不得昭王乃掘平王之墓鞭之三百左足踐腹右手抉其目謂之曰誰使汝用讒諛之口殺我父兄豈不寃哉申包胥亡在山中使人謂曰子之報仇不以甚乎子胥曰日暮路遠倒行而逆施之也

穀梁吳伐楚壞宗廟徙陳器撻平王之墓君居其君之寢而妻其君之妻大夫居其大夫之寢而妻其大夫之妻蓋有欲妻楚王之母者昭王軍敗而逃父老送之曰寡人不肖亡先君之邑父老反矣何憂無君父老曰有君如此其賢也以衆不如吳以必死不知

楚相與擊之一夜而三敗吳人

胡傳及楚人戰則稱爵入郢則舉其號何也君舍於其君之室大夫舍於大夫之室

狄道也聖人誰毀誰譽救災恤鄰則進而書爵非有心於與之順天會也乘約肆淫則黜

而舉號非有心於貶之奉天討也伐國者固將拯民於水火之中而鳩集之耳殺其父兄係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而亂男女之配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則善小而惡大功不足以掩之矣聖人心無毀譽因事物善惡而施褒貶焉不期公而自公爾明此義然後可以司賞罰之權得春秋之法矣

全家氏吳乃太伯之裔不與楚同使入郢之後止兵休掠命蔡昭子胥之徒分定楚邑撫輯其民人請命于周正楚莊共靈以來憑陵諸夏之罪削而奪之以其地封有功諸侯而吳不自有則桓文之業成矣而志不

在大驕心易生敗不旋踵良可惜矣
敬王十
五年
陳懷公柳元年
曹靖公露元年

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夏歸粟于蔡。

左傳

以周亟。矜無資。

全胡氏公穀皆稱諸侯歸蔡粟其略而不序。何也蔡為楚困則環視而不救。吳既解蔡圍矣然後相率而歸之粟。非救災恤鄰從簡書之道也。不序諸侯見其事之末矣。

於越入吳。

見哀公十三年入吳傳。

左傳

吳在楚也。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

子斯嗣是為桓子。

左傳

六月季平子行東野還未至丙申卒于房。陽虎將以璵璠斂仲梁懷弗與曰改步改玉。陽虎欲逐之告公山不狃不狃曰彼為君也子何怨焉。既葬桓子行東野及費子

洩為費宰送勞於郊。桓子敬之勞仲梁懷仲梁懷弗敬子洩怒謂陽虎子行之乎。乙亥陽虎囚季桓子及公父文伯而逐仲梁懷。冬十月己丑盟桓子于稷門之內。庚寅大誚逐公父歆及秦。遄皆奔齊。

虎懷但季家臣改君步然後改玉。○桓子季孫斯也。子洩即不狃。○文伯各歆。

胡傳

內大夫有罪見討則不書卒。公子翬是也。仲遂殺惡及視罪與翬同而書卒者。

以事之變卒之也。意如何以書卒見定公不討逐君之賊以為大夫全始終之禮也。定雖受國於季氏苟有叔孫媯之見不賞私勞致辟意如以明君臣之義則三緼可正公室強矣。今苟于利而忘其仇三緼滅公室。

益侵陪臣執命宜矣故意如書卒。

附國語公父文伯退朝朝其母其母方績文伯曰以歆之家而主猶績惧于季氏之怒也。

其以歎為不能事主乎。其母歎曰：魯其亡乎。使僮子備官而未之聞邪。居吾語女。昔先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其民而用之，故長王天下。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志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向義，勞也。男女效績，愆則有辟，古之制也。今我寡也，爾又在下位，朝夕處事，猶恐忘先人之業，况有怠惰，其何以辟。吾冀而朝夕修我，曰：必無廢先人。爾今曰：胡不自安，以是承君之官，余懼穆伯之絕祀也。仲尼聞之，曰：弟子志之，季氏之婦不淫矣。○公父文伯卒，其母戒其妾曰：吾聞之，好內女死之，好外士死之。今吾子夭死，吾惡其以好內聞也。二三婦之辱共先祀者，請無瘠色，無洵涕，無搗膺，無憂容，有降服，無加服，從禮而靜，是昭吾子也。仲尼聞之，曰：女知莫如婦，男知莫如夫。公父氏之婦知也。也夫欲明其子之令德也。

僮子，僮蒙不達也。○辟，避同。○洵，音詢，無聲涕出也。搗，叩也。音叨。○為婦為夫者，年長知事。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

姑之子成子也。子州仇嗣，是為武林。

附左

申包胥以秦師至，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以救楚。子蒲曰：吾未知吳道，使楚人先與吳人戰，而自稷會之，大敗夫槩王于沂。子西敗吳師于軍祥。秋七月，子期子蒲滅唐。九月，夫槩王歸自立也。以與王戰而敗，奔楚，為堂谿氏。吳師敗楚師于雍澨，秦師又敗吳師，吳師居麋。子期將焚之，子西曰：父兄親暴骨焉，不能收，又焚之，不可。子期曰：國亡矣，死者若有知也，可以歆舊祀，豈憚焚之，焚之而又戰。吳師敗，又戰于公婿之谿。吳師大敗，吳子乃歸。楚子入于郢，初聞辛聞吳人之爭宮也，曰：吾聞之，不讓則不和，不和不可以遠。

征吳爭于楚必有亂有亂則必歸焉能定楚王賞申包胥申包胥曰吾為君也非為身也君既定矣又何求遂逃賞四月吳太子終累敗楚舟師獲潘子臣小惟子及大夫七人楚國大惕懼亡子期又以陵師敗于繁揚令尹子西喜曰乃今可為矣於是遷郢于都而改紀其政以定楚國

莊子昭王失國屠羊說走而從王王反國將賞從者及屠羊說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焉王曰強之說曰大王失國非臣之罪故不敢伏其誅大王反國非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王謂子期曰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義甚高子其為我延之以三旌之位屠羊說曰夫三旌之位吾知其貴于屠羊之肆也然豈可貪爵祿而使吾君有妾施之名遂不受

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左傳

鮮虞人敗晉師于平中獲晉觀虎恃其勇也冬晉士鞅圍鮮虞報觀虎之役也

報觀虎事

在三年

全許氏晉以土地之故縱兵橫加鮮虞而不能服則又圍之兵益忿義益不勝君子是以

惡

敬王十六年

六年

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

林註

游速太姝子○斯執元成公立○見僖公十三年滅黃傳

左傳

因楚敗也

二月公侵鄭

左傳

公侵鄭取匡為晉討鄭之伐胥靡也往不假道于衛及還陽虎使季孟自南門入出自東門舍于豚澤衛侯怒使弼子瑕追之公升文子老矣輦而如公曰屯人而效之非禮也昭公之難君將以文之舒鼎成之昭兆定之鞏鑑苟可以納之擇用一焉公子與二三臣之子諸侯苟憂之將以為之質此群臣之所聞也今將以小忿蒙舊德無乃不可乎太姒之子唯周公康牀為相睦也而微小人以弃之不亦誣乎天將多陽虎之罪以斃之君姑待之若何乃止

補周僖嗣率王子朝之後因鄭人以作亂鄭為之伐胥靡晉闚滑成周故晉使魯討之

胥靡周地○昭兆寶
龜○太姒文王妃

全李氏自宣公十八年書公伐杞之後魯無君將者八十年至是而後一侵鄭再侵齊一圍成皆書公則三桓既微之微也然本非公室能張寔以陪臣公山不狃侯犯陽虎之專故托公以出師耳

公至自侵鄭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左傳

獻鄭俘也陽虎強使孟懿子往報夫人之幣晉人魚享之孟孫立于房外謂范獻子曰陽虎若不能居魯而息肩于晉所不以為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獻子曰寡君有官將使其人鞅何知焉獻子謂簡子曰魯人患陽虎矣孟孫知其釁以為必適晉故強為之請以取入焉

全季氏遂得臣之並使仲遂邪謀之所起斯何忌之並使陽虎專權之所為一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犁

左傳

樂祁言於景公曰諸侯唯我事晉今使不往晉其憾矣樂祁告其宰陳寅陳寅曰必使子往他日公謂樂祁曰唯寡人說子之言子必往陳寅曰子立後而行吾室亦不亡唯君亦以我為知難而行也見溷而行趙簡子送而飲之酒于繇上獻楊楸六十於簡子陳寅曰昔吾主范氏今子主趙氏又有納焉以賈禍也范獻子言於晉侯曰以君命越疆未致使而私飲酒不敬二君不可不討也乃執樂祁趙鞅言於晉侯曰諸侯唯宋事晉好逆其使猶懼不至今又執之是絕諸侯也樂祁歸卒于大行士鞅曰宋必叛不如止其尸以求成焉乃止諸州

溷祁犁子○楊楸以楊六為

干楸○鞅言樂祁在八年

胡傳

稱人以執非伯討也初犁未致使而私飲酒不敬二君執非無名何以非伯討也使范趙方睦皆有獻焉則弗執之矣執異國行人出於列卿私意威福之柄移矣三家分晉而清公廢為家人豈一朝一夕之故哉

冬城中城

全三家侈張外有齊鄭之怨故惧而城焉時陽虎欲去三家託於惧齊鄭而城中城將挾公以自固耳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圍鄆

全高氏鄆自昭公二十五年齊侯取之以居昭公三十年鄆潰遂或于齊至是二卿圍而

欲復取之。蓋陽虎欲傾季氏以謀政也。家氏定公當以善辭告之。齊以景公之賢，必將歸之，不應遽用師也。明年國夏伐西鄙，自是連歲交兵，蓋始於此。
附左 陽虎又盟公及三桓于周社，盟國人于亳社，詛于五父之衢。

敬王十七年

春王正月。

附左

齊人歸鄆陽閼陽，虎居之以為政。

鄆陽閼皆魯邑，貳于齊，今歸之。

夏四月。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

諸侯始復特盟。

左傳

齊鄭盟于鹹，微會于衛。

全陳氏特相盟，自齊桓以來未之有也。于是再見諸侯無主盟矣。是故石門志諸侯之合也。于鹹志諸侯之散也。

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

齊侯衛侯盟于沙。

盟鹹盟沙，見後十三年朝歌傳。

左傳

衛侯欲叛晉，諸大夫不可，使北宮結如齊，而私於齊侯，曰：執結以侵我，齊侯從之，乃盟。

于瑣。

全汪氏齊侯稱人而又書侵，貶之也。挾詐恃力，夫豈圖伯之道乎？書執結以侵衛，與楚成執宋公以伐宋書法同。

大雩。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部。

左傳

齊國夏伐我陽虎御季桓子公歛處父御孟懿子將宵軍齊師齊師聞之墮伏而待之處父曰虎不圖禍而必死苦夷曰虎陷二子於難不待有司余必殺女虎惧乃還不墮毀軍設伏也○而

敗○汝也苦夷季家臣。

全高氏齊叛晉與鄭盟故為伐我且報二卿之圍邲許氏東夏諸侯唯魯事晉故齊伐之景公乘晉之衰不思務德以懷諸侯而欲力征經營以定伯統是知時之或可而不知已之不可者也。

九月大雩。

冬十月。

敬王十

八年

八年是年春曹靖公露卒秋陳懷公柳卒

春王正月公侵齊。

公至自侵齊。

見昭公七年暨齊平傳

左傳

門于陽州士皆坐列曰顏高之弓六鈞皆取而傳觀之陽州人出顏高奪人弱弓子鉏擊之偃且射子鉏中頰墮顏息射人中眉退曰我無勇吾志其目也師退冉猛偽傷足而先其兄會乃呼曰猛也殿

坐列無聞志○墮

音意○先先歸也

全杜氏報國

夏之伐也

二月公侵齊。

三月公至自侵齊。

左傳 攻稟丘之郛。主人焚衝，或濡馬褐以救之。遂毀之。主人出師奔陽虎，偽不見。冉

猛者曰：「猛在此必敗，猛逐之，顛而無繼，偽顛虎曰：『盡客氣也。』」

衝，戰車也。褐，馬衣也。毀，毀其郛也。

曹伯露卒。

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全高氏以公不與鹹沙之盟，且報春之再侵也。

附賈誼新書：齊人攻魯，道亶父，時宓子賤治亶父，父老請曰：『麥已熟矣，令民自艾，可益食。』

且不資寇。三請弗聽，俄而麥畢，還乎齊寇。季孫聞之，怒，使人讓之。宓子賤然曰：「今日無麥，明年可樹，不耕者得獲，是樂有寇也。且一歲之麥，於魯不加強，喪之不加弱，令民有自取之心，其創必數年不息。季孫聞之，曰：『使宓可入，吾豈忍見宓子哉？』」

還歸也。麥盡為齊取。

公會晉師于瓦。

左傳 晉士鞅趙鞅荀寅救我，公會晉師于瓦。范獻子執羔，趙簡子中行文子皆執雁。

魯於是始尚羔。

禮，卿執羔，大夫執雁，魯始知之。

胡傳 按左氏：晉士鞅荀寅救魯，則其書公會晉師何也？春秋大法，雖師次於君，而與

大夫敵至用大衆則君與大夫皆以師為重而不敵輕也故柴林之會不言趙盾而言晉師瓦之會言晉師而不書士鞅於以見人臣不可取民有衆專主兵權之意陳氏厚施于齊以移其國季氏盡征于魯以奪其民皆王法所禁也春秋之義行則不得為爾矣

公至自瓦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

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

借後十三年朝歌傳

左傳

晉師將盟衛侯于鄆澤趙簡子曰群臣誰敢盟衛君者涉佗成何曰我能盟之衛人請執牛耳成何曰衛吾溫原也焉得視諸侯將軟涉佗援衛侯之手及挽衛侯怒王孫賈趨進曰盟以信禮也有如衛君其敢不惟禮是事而受此盟也衛侯欲叛晉而患諸

大夫王孫賈使次于郊大夫問故公以晉詔語之且曰寡人辱社稷其改卜嗣寡人從焉大夫曰是衛之禍豈君之過也公曰又有患焉謂寡人必以而子與大夫之子為質大夫曰苟有益也公子則往群臣之子敢不負羈縲以從將行王孫賈曰苟衛國有難工商未嘗不為患使皆行而後可公以告大夫乃皆將行之行有日公朝國人使賈問焉曰若衛叛晉晉五伐我病何如矣皆曰五伐我猶可以能戰賈曰然則如叛之病而後質焉何遲之有乃叛晉晉人請改盟弗許秋晉士鞅會成桓公侵鄭圍蟲牢報伊闕也遂侵衛

誰敢盟欲摧辱之○援捉持也音最又音遂○挽腕同援手及腕辱之也信音伸○六年鄭伐周闕外

葬曹靖公

九月葬陳懷公。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

左傳

晉故也。

全高氏以其為晉與師故書侵。

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沃。

全高氏去年公侵鄭今年二卿侵衛為晉故而士鞅又自帥師侵之故二君同為此以謀固其

從祀先公。

左傳

季寤公鉏極公山不狃皆不衛志於魯氏非孫輒無寵於非孫氏非仲志不衛

志於魯故五人因陽虎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以非孫輒更非孫氏已更孟氏冬十月順祀先公而祈馬辛卯禘于僖公

寤桓子弟極桓子族子不狃費宰輒非孫氏庶子順祀順群廟之昭穆合祀于僖宮

公羊

從祀者何順祀也文公逆祀去一者三人定公順祀叛者五人

胡傳

蜀人馮山曰昭公至是始得從祀于太廟也季人逐君而制其生死之命公薨

乾侯不得終于正寢既薨七月又不得以時歸葬既葬絕其兆域又不得同於先君而在墓道之南則其主雖久未得從昭穆而祔祭宜矣及意如已卒陽虎專季氏將殺季孫斯而亂魯國託于正以售其不正始以昭公之主從祀太廟蓋欲著季氏之罪以取媚於國

人然其事雖順其情則送春秋原情制法故
不書禘事與日特曰從祀先公於盜竊寶玉
大弓之上見事出陽虎而不
可詳也其亦深切著明矣

盜竊寶玉大弓

左傳

壬辰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戒都車
曰癸巳至成宰公欽處父告孟孫曰季
氏戒都車何故孟孫曰吾弗聞處父曰然則
亂也必及於子先倫諸與孟孫以壬辰為期
陽虎前驅林楚御桓子虞人以鉞盾夾之陽
越殿將如蒲圃桓子咋謂林楚曰而先皆季
氏之良也爾以是繼之對曰臣聞命後陽虎
為政魯國服焉遠之徵死死無益於主桓子
曰何後之有而能以我適孟氏乎對曰不敢
愛死懼不免主桓子曰往也孟氏選圍人之
壯者三百人以為公期築室于門外林楚怒
馬及衢而騁陽越射之不中箒者圍門有自

門間射陽越殺之陽虎劫公與武牀以伐孟
氏公欽處父帥成人自上東門入與陽氏戰
于南門之內弗勝又戰于棘下陽氏敗陽虎
說甲于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舍于五父之
衢寢而為食其後曰追其將至虎曰魯人聞
余出喜于徵死何暇追余從者曰嘻速駕公
欽陽在公欽陽請追之孟孫弗許子言辨舍
爵于季氏之廟而出陽虎入于謹陽閏以叛

鉞音披咋音乍驚悸舌不轉也欲其免已
于難以繼先人○聞命後後晚也○徵死
徵也○公期孟孫子支子○說甲說
音脫○子言季寤也辨徧也音遍

敬王十九年
九年 陳閔公越元年曹伯陽元年○是
九年 年夏鄭獻公薨卒秋秦哀公卒

春王正月

附左

鄭駟欽嗣子太牀為政殺鄭析而用其
竹刑君子謂子然於是不忠苟有可以

加于國家者，弃其邪可也。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干旄何以告之，取其忠也。故用其道，不弃其人。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况用其道，而不恤其人乎？子然無以勸能矣。

析私造刑法，書之竹簡，子然駟歎也。靜女，邠風也。雖說美女，義在彤管。彤管，女史記事，規誨之所執。干旄，獻風。錄干旄者，取其中，心願告人以善道。

夏四月戊申，鄭伯薨卒。薨音代

得寶玉大弓。

左傳 夏，陽虎歸寶玉大弓。書曰：得器用也。凡獲器用，曰得。得用，曰獲。六月，伐陽關。陽

虎使焚萊門，師驚犯之而出。奔齊，請師以伐魯。曰：三加必取之。齊侯將許之。鮑文子諫曰：

魯未可取也。上下猶和，衆庶猶睦，能事大國而無天菑，若之何取之？陽虎欲勤齊師也。齊師罷，大臣必多死亡。已於是乎奮其詐謀。夫陽虎有寵於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魯國，而求容焉。親富不親仁，君焉用之？君富於季氏，而大於魯國，茲陽虎所欲傾覆也。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無乃害乎？齊侯執陽虎，將東之。陽虎願東，乃囚諸西鄙，盡借邑人之車，鑿其軸，麻約而歸之。載葱靈寢於其中，而逃。遂奪晉適趙氏。仲尼曰：趙氏其世有亂乎？

伐陽關討陽虎。○鏃音擊。

○葱靈車之有障蔽者。

淮南子：陽虎之敗魯人，閉門而捕之，圍之三匝。虎奔及門，門者出之，曰：天下探之不窮，我今出子。虎因揚劍提戈而出，顧反取其出之者，以戈挂之，攘袂薄腋，出之者怨之，曰：我非故與子友也。為之蒙死被罪，而反傷我乎？既魯君聞失虎，大怒，問所出之門，有司拘之，不

傷者被罪而傷一者獨蒙厚賞

探之不窮猶云事未可知○言非舊相識今出子而反傷我所以怨之

胡傳

寶玉封圭大弓武王之戎弓周公受賜藏之魯或曰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

也子孫世守固敢失墜以昭先祖之德存肅敬之心耳古者告終易代弘璧琬琰天球夷玉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莫不陳列非直為觀美也先王所寶傳及其身能全而歸之則可以免矣魯失其政陪臣擅權雖先公分器猶不能守而盜得竊諸公宮其能國乎故失之書得之書所以訊公與執政之臣見不恭之大也此義行則有天下國家者各知所守之戒不

穀梁

惡得之得之堤下或曰陽虎以解衆也

六月葬鄭獻公

秋齊侯

景衛侯

次于五氏

見後十三年朝歌傳

左傳

齊侯伐晉夷儀敝無存先登求自門出死于雷下東郭書讓登犁彌從之晉車

千乘在中牟衛侯將如五氏卜過之龜焦衛侯曰可也衛車當其半寡人當其半敵矣乃過中牟中牟人欲伐之衛褚師圃亡在中牟曰衛雖小其君在焉未可勝也齊師克城而驕其帥又賤遇必敗之不如從齊乃伐齊師敗之齊侯致禚媚杏于衛齊侯賞犁彌犁彌辭曰有先登者臣從之暫憤而衣狸製公使視東郭書曰乃夫子也吾賜子乃賞犁彌齊侯謂夷儀人曰得敝無存者以五家免乃得其尸公三禚之與之犀軒與直蓋而先婦之坐引者以師哭之親推之三

雷音留。○讓登讓衆後而已先登。○犀軒。卿車直蓋高蓋也。坐引者停喪車。

秦伯卒。

冬葬秦哀公。

增定衡庫卷二十八

定公下

敬王二十一年 鄭聲公勝元年
十年 秦惠公元年

春王三月及齊平。全平前八年再侵齊之怨。見昭公七年暨齊平傳。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公至自夾谷。

左穀史記

齊大夫言於景公曰魯用孔子其勢危齊乃使使告魯為好會將會

于夾谷公以乘車孔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公曰諾具左右司馬會于夾谷孔子相馬為壇位土階三等以會遇之禮相見犂弥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

得志焉。齊侯從之。而君就壇。而相相揖。齊人鼓噪而起。欲以執魯君。孔子歷階而上。不盡一等。而視歸乎齊侯曰。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合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為不祥。於德為愆義。於人為失禮。君必不然。齊侯遂巡而謝曰。寡人之過也。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境。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子使茲無還揖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齊侯將享公。孔子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享而既具。是弃禮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用秕稗。君辱。弃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罷會。齊人使優施舞於魯君之幕下。孔子曰。匹夫而荧惑諸侯者。罪當誅。命司馬行法焉。首足異門而出。齊侯之義不若。歸而

大恐。告其群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罪于魯。為之奈何。晏嬰曰。君子有過。則謝以質。小人有過。則謝以文。君若謝之。則謝以質。於是齊人來歸。鄆。謹。龜。陰。之。田。以謝過。

胡傳 夾谷之會。孔子相。犁彌言於齊侯。使萊人以兵劫魯君。孔子歷階而升。不盡一

等。而視歸乎齊侯曰。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合諸侯也。齊侯遽止之。而屬其臣曰。夫人率其君與行古人之道。二三子獨率我入夷狄之俗。使寡人獲罪於魯侯。如之何。晏子曰。小人之謝過也。以文。君子之謝過也。以質。君已知過。則謝之以質。爾於是歸鄆。謹。龜。陰。之。田。仲尼一言。威重於三軍。亦順於理而已矣。故天下莫大於理。而強眾不與焉。

晉趙鞅帥師圍衛。

左傳

報夷儀也。初，衛侯伐邾，邾午于寒氏城。其西北而守之。宵燿及晉圍衛。午以徒七十人，門于衛西門，殺人於門中。曰：「請報寒氏之役。」涉陀曰：「夫子則勇矣，然我往，必不敢啟門，亦以徒七十人，旦門焉。」步左右皆至而立。如植，日中不啟門，乃退。反役，晉人討衛之叛。故曰：「由涉陀成，何於是？」執涉陀以求成于衛。人不許。晉人遂殺涉陀。成何奔燕。君子曰：「此之謂棄禮，必不鈞。」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涉陀亦遄矣哉。

宵燿，午衆夜散。○步，左右，步其門之左右。

全李氏：晉自台陵以後，凡用兵書，侵以義之不足服人也。此後書圍，以力之不足服人也。

齊人來歸鄆，謹龜陰田。

全杜氏：三邑，皆汶陽田。

胡傳

齊人前此嘗歸濟西田矣。後此嘗歸謹及闡矣。而此獨書來歸，何也？曰：歸者，魯請而得之也。曰：來歸者，齊人心服而歸之也。定公齊侯會于夾谷，孔子攝相事，具左右司馬以從。至於會所，以禮相見。卻喬孫，桓兵車之命，而罷享禮之設於野。由是齊侯歸三邑以謝過。故楊子法言曰：仲尼用于魯，齊人章章歸其侵疆。桓公以義責楚，而楚人求盟。夫子以禮責齊，而齊人歸地。皆書曰：來，序績也。春秋夫子之筆削，自序其績可乎？聖人會人物於一身，萬象異形而同體，通古今於一息。百王異世而同神，於土皆安而無所避也。於我皆真而無所妄也。其曰：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是以天自處矣，而亦何嫌能。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

左傳

初，邾孫成子欲立武邾，公若藐固諫曰：「不可。武邾既定，使邾馬正侯犯殺公若，弗能。其國人曰：『吾以劍過朝，公若必曰：『誰之劍也？』吾稱子以告，必觀之。』吾偽固而授之末，則可殺也。使如之。公若曰：『爾欲吳王我乎？』遂殺公若。侯犯以邾叛，武邾懿子圖邾，弗克。邾音后。○成子名不敢，武邾名州仇。○禮，敵刃先環，偽倒陋，不知禮，以鋒末授之。」

秋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左傳

二子及齊師復圍邾，弗克。邾孫謂邾工師駟赤曰：「邾非唯邾孫氏之憂，社稷之患也將若之何？」對曰：「臣之業在揚水，卒章之際而無事，必不可矣。子盍求事於齊，以臨民。不然，將叛。侯犯從之。齊使至，駟赤與邾人為之宣言于邾中曰：『侯犯將以邾易于齊。』齊人將遷邾民，衆兇懼。駟赤謂侯犯曰：『衆言異矣。』」

子不如易於齊，與其死也。猶是邾也，而得紆焉，何必此？齊人欲以此偏魯，必倍與子地。且盍多舍甲於子之門，以備不虞。侯犯曰：「諾。」乃多舍甲焉。侯犯請易于齊，有司觀邾將至，駟赤使周走呼曰：「齊師至矣。」邾人大駭，介侯犯之門，甲以圍侯犯。侯犯奔齊，乃致邾。

揚水四言曰：我聞有命。

胡傳

邾，邾孫氏邑也。侯犯以邾叛，不書于策。書圍邾，則叛可知矣。再書二卿帥師圍邾，則強亦可知矣。天子失道，征伐自諸侯出。而後大夫強，諸侯失道，征伐自大夫出。而後家臣強，其逆強甚，則其失強速。故自諸侯出，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三家專魯，為日已久，至是家臣爭叛，亦其理宜矣。春秋制法，本忠恕，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故所惡於上，不以使下；所惡於下，不以事上。二、三子知

傾公室以自張而不知家隸之擬其後也凡此類皆據事直書深切著明矣

宋樂大心出奔曹

左傳

宋公使樂大心盟于晉且送子梁之尸。辭偽有疾乃使向巢子明謂桐門右師曰吾猶衰經而子擊鐘何也右師曰喪不在此故也既而告人曰已衰經而生子余何故舍鐘子明聞之怒言于公曰右師將不利戴氏不肯適晉將作乱不然無疾乃逐桐門右師。子梁樂祁也子明樂祁之子。○事在九年也右師大心也

宋公子地出奔陳

見下辰奔傳

左傳

宋公子地嬖濂富獵十一分其室而以五與之公子地有白馬四公嬖向魍魍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地怒使其徒拱魍而奪之魍惧將走公閉門而泣之目盡

腫毋弟辰曰子分室以與獵也而獨卑魍亦有頗焉子為君禮不過出竟君必止子公子地出奔陳公弗止辰為之請弗聽辰曰是我廷吾兄也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冬毋弟辰暨仲佗石。○廷音張出奔陳。○誑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

全謝氏以衛有晉難也

叔孫州仇如齊

全杜氏謝致郈也

左傳

武井聘于齊齊侯享之曰子叔孫若使郈在君之他竟寡人何知焉屬與敝邑際故敢助君憂之對曰非寡君之望也所以事君封疆社稷是以敢以家隸勤君之執事

夫不令之臣。天下之所惡也。君豈以為寡君賜。

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彊出奔陳。

彊者侯反

胡傳 其弟云者。非宋公以嬖黜故。以失二弟。無親之惡。暨云者。深辰以兄故。帥其

大夫出奔。無尊君之義。夫暨者。不得已之辭。又以見仲佗石彊見脅於辰。不能自立。無大

臣之節也。

敬王二十一年

十有一年

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彊公子地自陳入于

蕭以叛。

夏四月。

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

左傳 宋公母弟暨三人入蕭以叛。樂大心從之。大為宋患。寵向魑故也。

胡傳 出奔陳則稱暨。入于蕭以叛則稱及。及非不得已之詞。得已而不已者。也。夫事

君者。可貧可賤。可殺而不可使為亂。今不得已而輕於去國。猶之可也。得已不已。而果于

叛。君則無首從之別。故不稱暨而稱及。四卿在蕭以叛。而大心自曹從之。其叛可知矣。故

不書叛。而曰入于蕭。入。送詞也。書自陳自曹者。結鄰國以入叛。陳與曹之罪亦著矣。

冬及鄭平。

叔還如鄭泣盟。

全杜氏 平六年。侵鄭。取匡之怨。魯自僖公以來。世服于晉。至今始叛。○見後十三年朝款。

傳 ○還音旋

敬王二十二年 十有二年

春薛伯定卒

夏葬薛襄公

叔孫州仇帥師墮郕

衛公孟彊帥師伐曹

左傳

公孟彊伐曹克郊還滑羅殿未出不退於列其御曰殿而在列其為無勇乎羅曰與其素厲寧為無勇
全家氏再書衛彊伐曹著中國之無盟主也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左傳

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仲孫氏墮郕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林孫輒帥費人襲魯公與三子入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

頎音柳 句音劬

全何氏季孫患宰吏數叛以問孔子孔子曰陪臣執國命采長數叛者坐邑有城邑之固家有甲兵之藏故也

季氏說其言而墮之

公羊

曷為墮郕墮費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遠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於是帥師墮郕墮費雉者何五板而堵五堵而雉百雉而城

胡傳

禮曰制國不過千乘都城不過百雉家

富不過百乘以此坊民諸侯猶有叛者故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禮所當謹也邱費成者三家之邑政在大夫三卿越禮各固其城公室欲張而不得也三桓既微陪臣擅命憑倚其城數有叛者三家亦不能制也而問於仲尼遂墮三都是謂以禮為國可以為之兆也推而行諸魯國而準則地方五百里凡侵小而得者必有興滅國繼絕世之義諸侯大夫各謹於禮不以所惡於上者使其下亦不以所惡於下者事其上上下交相順而王政行矣故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可三年有成

附國語季桓子穿井獲如土缶其中有羊焉使問諸仲尼曰吾穿井而獲狗何也對曰以丘之所聞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曰夔蝮水之怪曰龍罔象土之怪曰犢羊

夔山魃也一足人面猴身能言蝮山精好學人聲惑人罔象食人一名沐腫犬首

秋大雩

犢曰

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

全杜氏結叛晉也○見後十三

年朝歌傳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公至自黃

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

胡傳

按左氏將墮成公歛處父謂孟孫曰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

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偽不知，我將不墮。公圍成弗克，書公圍成，強也。其致危之也。仲由為季氏宰，孔子為魯司寇，而不能墮成，何也？按是冬，公圍成不克，越明年，孔子由大司寇，相事，然後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而商賈信於市，男女別於途，及齊人饋女樂，孔子遂行。然則圍成之時，仲尼雖用事，未能專得魯國之政也。而辨言亂政，如少正卯等，必肆疑沮于其間矣。成雖未墮，無與為此，亦不能為患。使聖人得志行乎魯國，以及期月，則不待兵革而自墮矣。

附家語：孔子初仕為中都，制為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強弱異任，男女別途，路無拾遺，器不雕偽，行之一年，四方皆則之。二年以為司空，乃別五土之性，各得其所，生之宜成，得厥所。由司空為司寇，設法而不用，國無奸民。○孔子由大司寇，攝相事，七日而誅大夫少

正卯。戮之于兩觀之下，尸于朝。三日，子貢進曰：夫少正卯者，魯之聞人，夫子為政而首誅之，得無失乎？孔子曰：人有惡者五，而盜竊不與焉。一曰心達而險，二曰行僻而堅，三曰言偽而辯，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免於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之，此小人之桀、也，不可不誅也。○初，晉之販羊有沈猶氏者，常朝飲其羊，以詐市人。有公慎氏者，妻淫不制，有慎潰氏者，奢侈踰法。魯之粥六畜者，飾之以諸價，及孔子之為政也，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越竟而徙。三月，則粥羔豚者不飾價，男女行者別於途，道不拾遺，男尚忠信，女尚貞順焉。孔子之始攝政也，國人謗之曰：麇裘而輒，投之無戾，輒之麇裘，投之無郵。三月，政成化行，民誦之曰：袞衣章甫，寔獲我所，章甫袞衣，惠我無私。○孔子既用，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為政必伯，伯則吾地近焉，我為之先

并矣。盍致地焉。犁弥曰：請先嘗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國中女子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于魯城南高門外。季文子微服往觀，將愛之。乃語公為周道遊，往觀終日，怠於政事。孔子欲諫，不得，望龜山而嘆，作龜山操。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膳於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女樂，郊又不致膳，俎於夫。夫子遂行，歌曰：彼婦之謂，可以死敗。蓋優哉游哉，唯以卒歲。遂適衛。

據史記，桓相在定公十四年，時年五十六。

敬王二十三年

十有三年

春齊侯

景

衛侯

靈

次于垂葭

葭無衛侯字，葭公作葭。

左傳

齊侯使師伐晉，將濟河。諸大夫皆曰：不可。邴意茲曰：可。銳師伐河內，傳必數日而後及。絳絳不三月不能出。河則我既濟水矣，乃伐河內。

夏築蛇淵囿。

全杜氏書不時也。李氏此正與受女樂事相類。定公君臣安知不自以為齊人已服，強都已墮國家閒暇，可以般樂乎。此決非孔子為政時。

大蒐于比蒲。

全高氏魯既叛晉，而三桓日悞人之圖已，故數蒐焉。

衛公孟殖帥師伐曹。

全高氏衛比伐曹，曹不叛晉，故也。靈公志在軍旅之事，而不知以禮為國，故亟戰如此。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左傳

晉趙鞅謂邾邾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皆曰不可衛是以為邾邾而置諸晉陽絕衛之道也。不如侵齊而謀之。乃如之。而歸之于晉陽。趙孟怒逐殺午。趙稷涉賓以邾邾叛。夏六月。上軍司馬籍秦圍邾邾。午荀寅之甥也。荀寅范吉射之姻也。而相與睦。故不與圍邾。邾將作亂。董安于聞之。告趙孟曰。先備諸趙。孟曰。晉國有命。始禍者死。為後可也。秋七月。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宮。趙鞅奔晉陽。晉人圍之。

十年趙鞅圍衛。衛人懼。貢五百家。鞅置之邾邾。今欲徙置晉陽。是以為邾邾。言衛所以相親。不如侵齊。云云。欲託懼齊而徙剛。衛好不絕。怒之疑午不從。趙稷午子。涉賓。

午家

胡傳

趙鞅之入。拒范中行也。而直書曰叛。何也。人臣專土。與君為市。則是篡弑之階。堅冰之戒。豈無以有已之義乎。後世大臣。有困於讒間。遷延居外。不敢釋兵。卒以憂死者。亦未明人臣之義。故爾。故直書入于晉陽。以叛。入者不順之詞。叛者不赦之罪。

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

左傳

范臯夷無寵於范吉射。而欲為亂于范氏。梁嬰父嬖于知文子。文子欲以為卿。韓簡子與中行文子相惡。魏襄子亦與范昭子相惡。故五子謀將逐荀寅。而以梁嬰父代之。逐范吉射。而以范臯夷代之。荀躒言于晉侯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載書在河。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已不鈞矣。請皆逐之。冬十一月。荀躒韓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氏中。

行氏弗克。二子將伐公。齊高彊曰：三折肱，知為良醫。唯伐君為不可。民弗與也。我以伐君在此矣。三家未睦，可盡克也。克之，君將誰與？若先伐君，是使睦也。弗聽。遂伐公。國人助公。二子敗，從而伐之。丁未。

荀寅士吉射奔朝歌。
知文子荀躒韓簡子韓不信中行文子荀寅魏襄子魏曼多范昭子吉射

胡傳 晉主夏盟，威服天下。及大夫專政，賄賂召陵而蔡叛，盟于沙鹹而鄭叛，次于五氏而衛叛，滄于鄭會于夾谷，鞅于黃而魯叛。諸侯叛于外，大夫叛于內，故奔于晉陽而趙鞅叛入于朝歌，而荀寅與士吉射叛以晉國之大，天下莫強焉。邦分崩而不能守也。春秋於晉事或略而不序，或賤而稱人，或書侵以陋之，責亦備矣。至是三卿內叛，直書于策，見其效也。故臧哀伯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

德，寵賂章也。晉卿始禍，緣衛貢也。樂祁見執，獻楊楯也。蔡侯從吳，荀寅貨也。昭公弗納，范鞅賂也。而晉室自是不復能主盟矣。故為國以義，不以利。春秋之大法在焉。

全李氏 晉六卿二荀氏。荀寅中行氏也。荀躒知氏也。士氏即范氏也。荀范二家自此亡。知氏春秋後亡，故止。韓趙魏三家分晉。

晉趙鞅歸于晉

胡傳 按左氏：荀范奔朝歌，韓魏以趙氏為請，鞅入于絳，盟于公宮。然則書歸者，易詞也。韓魏為之請，晉侯許之復，而寅與吉射去國出奔，則無有難之者。故其歸為易矣。三子之叛，其罪一也。鞅以有援，故得復。寅吉射以無助，故終叛。春秋書鞅歸于晉，非與之也。叛送人臣之大惡。始禍晉國之載書，既不能致，辟于鞅，奉行天討，以警亂臣。又亢不哀，狗韓

魏之請而許之復無政刑矣其能國乎或謂
鞅取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人則其說誤
矣使後世賊臣稱兵向闕以誅君側為名而
寔欲晉君取國者則此說啟之也大失春秋
之意矣

全李氏書大夫婦者九餘皆書自惟趙
鞅不言自季子書來元亘稱復特筆也

薛弒其君比

此如字

敬王二十有四年是年越子允常卒
吳子闔廬光卒

春衛公叔戌來奔衛趙鞅出奔宋

左傳初衛公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退見史
鱣而告之史鱣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
貪罪其及子乎文子曰然吾不先告子是吾
罪也君既許我矣其若之何史鱣曰無害子

臣可以免富而能臣必免於難成也驕其亡
乎富而不驕者鮮吾惟子之見驕而不亡者
未之有也戌必與焉及文子卒衛侯始惡於
公叔戌以其富也公叔戌又將去夫人之黨
夫人愬之曰戌將為亂春衛侯逐公
叔戌與其黨故趙鞅奔宋戌來奔
胡傳公叔戌將去南子之黨夫人愬曰戌將
為亂故公叔來奔趙陽北宮結皆戌黨
也故亦出奔而靈公無道不能正家以喪其
大臣之罪著矣戌又以富見惡於衛侯夫富
者怨之府也使戌積而能散不為貪
人之所怨於以保其爵位倘庶幾乎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

頓子牂歸見僖公十二年
滅黃傳

左傳頓子牂欲事晉背楚而
絕陳好二月楚滅頓

夏衛北宮結來奔。

左傳

公林成之故也。

全高氏衛靈沈且于閏以奔其世臣又及其所與是以其國聽之也。

五月於越敗吳于檇李。吳子光卒。

檇音醉

左傳

吳伐越。越子句踐禦之。陳于檇李。句踐人三行。屬劍於頸。而辭曰。二君有治。臣奸旗鼓不敏。于君之行前不敢逃刑。敢歸死。遂自剄也。師屬之目。越子因而伐之。大敗之。靈姑浮以戈擊闔廬。闔廬傷將相。取其屨還。卒于陘。去檇李七里。夫差使人立于庭。苟出入。必謂已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怨。

吳伐越。闔廬聞越子允常卒。與師伐越。○將指足大指。

胡傳

書敗者詐戰也。定公五年於越入吳。至是敗吳于檇李。會黃池之歲。越又入吳。悉書於史。以其告也。哀之元年。吳子敗越。樓句踐于會稽之上。豈獨不告。而史策不書。疑仲尼削之也。夫楸之戰。復父仇也。非報怨也。春秋削而不書。以為常事也。其旨微矣。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

齊魯為會止此

左傳

晉人圍朝歌。公會齊侯衛侯于脾上。梁之閒。謀救范中行氏。析成鮒。小玉桃甲。率狄師以襲晉。戰于絳中。不克。而還。士鮒奔周。小玉桃甲入朝歌。

公至自會。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

左傳

范氏故也。○宋至是始從齊也。齊宋崇獎亂送謀動于戈大義亡矣。

天王使石尚來歸賑

杜註賑祭社之內盛以賑器以賜同姓諸侯與之共

福見隱公九年南季聘傳周魯之交止此書天王止此

穀梁

石尚者何天子之士也。賑者何俎寔也。生曰賑熟曰膳石尚欲書春秋諫曰久矣周之不行禮於諸侯也請行賑

全汪氏成肅公受賑于社助祭也襄王使宰

孔賜齊侯胙有功也今定公受國意如即位十有四年既不朝王又不遣聘而千里賜宜社之肉非緣助祭于京師曾是以為禮乎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

左傳

衛侯為夫人南子召宋朝會于洮太子蒯聵獻孟于齊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

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豨太子羞之謂戲陽速曰從我而朝少君少君見我我顧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夫人見太子太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曰蒯聵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太子奔宋盍逐其黨故公孟彊出奔鄭太子告人曰戲陽速禍余戲陽速告人曰太子則禍余太子無道使余殺其母余不許將戕於余若殺夫人將以余說余是故許而弗為以紆余死

朝宋公子○孟邑名○婁豬求子豬也艾老也豨音加

胡傳

世子國本也以寵南子故不能保世子而使之去國以欲殺南子故不能安其身至于出奔是輕宗廟社稷之所付託而恣行矣春秋兩著其罪故特書世子其義不係於與蒯聵之世其國也而靈公無道不能正家以危其國本至使父子相殘毀滅天理之

所由著矣

衛公孟彊出奔鄭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全高氏宋公不能容一弟使奔而入叛叛而復奔三書弟皆以罪宋公也

大蒐于比蒲

全張氏蒐而邾子來會則公親蒐矣而不書公以軍政不屬公而專於三家也

邾子來會公

全李氏會公于比蒲非其所也

城莒父及霄

全杜氏公叛晉助范氏故惧而城二邑

敬王二十五年十有五年
吳子夫差元年 越子句踐元年

春王正月邾子來朝
借哀公二年句繹傳

左傳 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

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辭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事不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為主其先亡乎

全汪氏邾子以去年來會為未成禮故復來朝未幾奔魯之喪其卑屈亦甚矣

麋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

春秋
全何氏偏食其
身災不敬也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胡傳 按左氏吳之入楚胡子盡俘楚邑之近
胡者楚子定胡子豹又不事楚曰存亡
有命事楚何為為是楚滅之夫滅人之國其
罪大矣然胡子豹乘楚之約盡俘其邑之近
胡者所謂國必自滅而後人滅之非滅之者
獨有罪也國君造命不可委命者既以為有
命而又貪生忍辱不死于社稷則是不知余
矣書以歸罪豹之不能死位而與歸也故楚
子書爵而
胡子豹名

夏五月辛亥郊。

全高氏魯郊當在孟春今以改
卜牛在滌三月故至五月乃郊

公羊 曷為以夏五月
郊三卜之運也

壬申公薨于高寢。

左傳 仲尼曰賜不幸言而
中是使賜多言也

鄭罕達帥師伐宋。

左傳 鄭罕達敗宋
師于老丘

全宋公子地奔鄭為之伐宋欲取地以處
之納宋叛人已可罪矣又伐大國以居叛人
自此二國
構兵不已

齊侯衛侯次于渠蔭。

左傳 謀救
宋也

全齊衛新與宋鄭故為宋而出為鄭而次不
果救故書次按左氏五氏之次伐夷儀垂葭
之次伐河內則此次疑亦為謀晉而出
故明年有伐晉之舉與楚次厥貉事同

邾子來奔喪諸侯始奔喪

公羊其言來奔喪何奔喪非禮也

秋七月壬申妣氏卒

左傳不稱夫人不赴且不祔也

公羊妣氏者何哀公之母也何以不稱夫人哀未君也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九月滕子來會葬

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

戊午日下晏乃克葬

左傳葬定公雨不克襄事禮也

辛巳葬定妣

公羊定妣何以書葬未踰年之君也有子則廟廟則書葬

冬城漆

全張氏謀伐邾也

春和

卷六

